



盟聯際國

養明張

二十之書叢生學中明開

第一章 從中日問題說到國際聯盟

一九三四年頭的國際聯盟，正好像是一隻在狂風大浪中航行着的輪船，牠的前途的安危是沒有人能預先料定的。假如同舟的人能互助共濟，戮力同心，那牠也許能抵住巨浪的襲擊而駛到風平浪靜的海面上去，這樣牠的前途還仍呈現着一線的光明；但是假如同舟的人不顧巨浪的扑擊而仍自相操戈，那牠必然是要葬身魚腹之中。所以國聯現在所處的地位，是非常危險的。在牠短短的歷史中，這樣非常危險的處境，還是第一次遇到。

國際聯盟自從產生以來，本來就帶着先天的缺陷，不過牠的無能與弱點，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後，才十分顯明的暴露出來，連眼光最遲鈍的人也都看得非常明白。使國際聯盟陷入這樣困難處境的，除了牠本身先天的缺點外，第一，當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大炮的轟擊，第二是要算到希特勒

主義之德國炸彈的轟炸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九一八對東省的炮擊及其以後的一切侵略行爲，將國聯盟約完全扯毀了，將牠的基礎完全動搖了；到了德國民社主義者因國聯不能滿足其增加軍備的要求而聲明退出，國聯的威信是更完全墮地了。雖然還有若干國家替國聯極力辯護，但他們的擁護是別有作用的。所以國聯前途的能否轉危爲安，完全要看牠以後是否能戰勝狂風巨濤而駛到風平浪靜的海面上去。

中國人民對於國際聯盟是一向採取忽視的態度的。這一方面固然因爲國際聯盟的確是一個空前的國際組織，一方面卻是因爲中國人的眼光向來囿於國內而不朝向世界大處看的。在九一八以前，祇有少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不時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一些關於國聯的文字，除了這一部極少數的人外，其餘的人簡直連國聯這個名詞也是非常生疏的。不過這種忽視國聯的態度，到了九一八後就全然改變，因爲中國政府已將日本帝國主義

者侵略中國東省領土的大問題完全交給國聯的肩上去，要牠主持正義，代爲解決，使日本的軍隊從東省的領土內退回到南滿區域而將被佔領的領土歸還中國。於是國人天天注視着國聯的態度與行動，渴望牠能夠將羸弱的中國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拯救出來。這時中國人民對於國聯的注意與重視，真是無以復加的，可是結果，國聯卻給我們以極大的失望。牠的假面具是一層層地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扯下來，而將牠整個的原形——帝國主義剝奪弱小民族的原形，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在我們的眼前了。

中國政府之所以將東省事件完全交給國聯去處理，而自己卻反不運用其一個獨立國家所應具有的力量去收復失地，這中間的大部分原因，當然是由於不抵抗的奴性所造成，但國人對於國聯真正性質的誤解，以致過分重視牠的能力，也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次九一八事件給與中國的損失固然是非常之大，但就中國人民眼光之向外移轉的一點上說，卻也有

不少的功績。其實在每一次的外侮來時，總可以將吾國人民的眼光移向到世界方面去一些，因為我們是極希望着國際間有一種行動，來幫助阻止某一帝國主義者的單獨進攻，所以都非常注意當時世界形勢的發展。九一八事件，是民國史中最重大的外侮，因此國人對外眼光之轉移的程度也比較的大，尤其是關於國聯所得的教訓為多，不過國人對於國聯的性質雖因此次對於中日事件的處置而大體認識，但對於牠的詳細機構與職能，則還是不十分明瞭。近來大部的人，雖都知道中國外交的「日內瓦路線」是已經「此路不通」了，但對之仍抱着一線希望的人，也並不是沒有，所以關於國聯的性質、機構、職能，以及牠的前途，我們還有更進一步認識的必要；且在未來的國際關係中，國聯對於解決國際糾紛一點上，仍舊佔着相當的地位，因為有些國家仍然是國聯的熱誠擁護者，——不論他們擁護的作用如何——國聯在若干的國家中還有其相當的勢力，而近來國聯前途的發展，尤值得

我們注意，所以對於國聯的研究與認識，對於我們實在還是很需要的。

第二章 國際聯盟的起源與性質

一 國聯誕生的近因

國際聯盟又稱國際聯合會，這二個名詞的不同是因為牠在英文叫做 League of Nations，而在法文則叫做 Société des Nations 的緣故。我們在研究這個空前的國際組織時，應先明瞭牠的起源。國際聯盟是大戰以後的產物，這至少可以表明牠的誕生是與大戰前的國際政局有相當的關係的。否則牠為什麼不產生於十八世紀，也不產生於十九世紀，而適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端世界大戰之後？所以我們要了解國聯的起源，應該先將與牠誕生有關之大戰前的國際形勢，來作一個簡略的說明。

歐戰前的國際政局，概括的說，是均勢制度下武裝和平的局面。當一八七〇年前後，帝國主義之世界殖民地的分割，已經到了最高峯，因此他們間的鬥爭也更尖銳化，大家都締結聯盟，尋求與國，以對抗敵方。所以在近世國際政治史上的初期，差不多完全是歐洲帝國主義國家所演的衝突與鬥爭。她們爲爭奪亞非二洲領土的分割而形成了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二大帝國主義集團的對立。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整個的歐洲就是在這樣一個武裝的均勢局面下，暫維和平於不破裂的。

這武裝和平局勢下的主要角色，自然是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二個大集團。三國同盟係德奧意所組織，她們對於東南歐的利益是大都相同的，對於其四隣各國的利害關係，也是大都相同的。她們以德國爲領袖，同盟條約是於一八八二年在維也納締訂的。她們的主要目的，自然是對於俄法二國，所以在三國同盟成立後，俄法二國就感到非常的不安，因此也就設法組成

一個集團，這就是以後的英法俄三國協商。這三國協商並不是一次成立的，最初是俄法二國於一八九一年後先成立外交協商與軍事同盟，其次是英法二國於一九〇四年解決各項懸案，成立協商，最後則爲一九〇七年英俄協商的成立。所以三國協商的成立是各別的，她的拘束力也不如三國同盟條約的來得大，不過他們反對三國同盟的目的，卻是非常明顯而且非常堅決的。

除這二大帝國主義者的集團外，當時在國際政治上頗佔重要地位的是東西二大半球之新興的日美二個帝國主義。這二大新興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歐洲國際政局的發展，也頗有重要的影響。

在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二大集團的對峙局勢下，國際政局的緊張真是到了極高度，大戰之所以未即爆發者，就是因爲二方面各有所顧忌，或是因爲軍事的準備不足，或是因爲外交的形勢不佳。在這武裝和平的局面下，

曾經有幾次衝突是足以爆發出大戰的，例如一九〇五年之第一摩洛哥事件，一九〇八的奧國合併波黑二洲糾紛，一九一一年之第二次摩洛哥事件，都是可以成爲大戰之引火線的，但大戰之所以未即爆發，就是因爲武裝均勢的關係。不過她們間的衝突卻隨着每一次糾紛的發生而加緊，到了一九一一年意土戰爭與二次巴爾幹戰爭爆發後，終於因塞拉奇伏（Serajevo）的一擊，而爆發出四年的空前世界大戰了。

四年世界大戰的結果，祇留下一個悲慘的，殘酷的痕跡。全世界的政治經濟組織都被破壞了，整個的歐洲地圖也全然改變，而這個空前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也就在這環境中呱呱地產生下來。爲什麼這戰前的國際政局會使這個國際聯盟在這時誕生下來呢？這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說。第一是均勢局面的不能保持和平。在十九世紀以前，各國的外交家都認「均勢」（Balance of Power）局面是保持國際和平的唯一要素，因爲二國

（或集團）或數國的勢力相等，則戰爭不易爆發，這種說數在歷史上自然有不少的根據，但我們要知道均勢局面下的和平，祇是暫時性質的，不是永久的。一八七〇年以後的二大集團所造成的均勢局面，雖然能暫時保持着歐洲的和平局面，但是這武裝的和平形勢，一到了均勢局面勢將破裂而無法維持時，武裝的衝突也就隨着發生了。世界大戰的爆發，已經給一些理想的和平者以新的教訓：即要想維持國際和平，非得尋求均勢制度以外的方法不可，戰後的國際聯盟就是他們新發現的一個維持和平的方式。

其次，均勢制度的不能永久維持國際和平的觀念，並不是大戰發生前後方始孕育出來的，不過因為世界大戰的慘酷，卻更使這個信念堅固起來。世界大戰把五大洲的二十餘個重要國家都捲入炮火的漩渦，雙方動員的兵士不下六千餘萬人，整個的世界都在戰神的籠罩下，休戰後直接間接傷亡的人數總在數千萬之上，其他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損失，更無從計算。這樣

悲慘的殘酷的結果使每個人的心也要打動起來，於是想找出新的方式來維持國際和平的信念，更變得堅固而且擴大起來，即最凶狠的軍閥們也不得不暫時表示屈服，因此這個空前的國際聯盟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出現了。

二 國聯理想之史的發展

雖然國際聯盟是世界大戰的直接產物，牠的誕生的近因是由於戰前武裝均勢制度的破壞，但單單這些關係是決不能產生出這樣一個空前的國際組織的，國聯的誕生還有牠重要的遠因，這就是數千年來國際和平理想者勢力的推動，因為這種勢力，國聯纔始會於大戰的炮火中產生出來，假如沒有這些先見者的努力，牠是決不會如此易於產生的。因此我們要明瞭國聯的誕生，還須來一述國聯理想之史的發展。

說起國聯理想的發展，那是有很悠久的歷史的。在最古的時候，各部落

與各宗族間的聯盟思想即早已存在。希臘時代的聯盟議會（Amphictory）可說是近代國聯組織之最初的雛形。這種聯盟議會由許多不同的民族與獨立的都市所組成，有長期任命的職員，定期的集會及一定的選舉方法，牠的性質雖大部是宗教的，但政治的性質也很濃厚，加入聯盟的會員國都遵守不破壞盟員國的任何一個城市與斷絕水之供給的規約。他們的地址大都設在宗廟之中，如達爾費的阿頗羅廟（The Temple of Appollo at Delphi）是。

不過這最初的國際組織雛形，以後就漸漸的衰落了。在羅馬時代，國際關係雖然日趨密切，但還不會有過同樣的國際組織發現。到了中古時期，是所謂宗教政治（Theocracy）時代，一切大權都操於教皇之手，教皇是國際的宗教政治也是國際性質的，但這不能說是一個具有國際聯盟的形式的。不過在這個中古時代，因為政治的黑暗，教皇的專權，戰爭的殘忍，於是和平的

理想就日形發達，這種和平理想往往是國際組織成立的先聲，沒有這種理想，國聯是無從成立的。

十四世紀之有名的和平理想者，當然要推杜巴亞 (Pierre Dubois) 與但丁 (Dante) 二人。杜氏於一三〇六年著聖地之收復 (De Recuperation Terrae Sanctae)，曾經討論到歐洲的「永久仲裁法庭」的組織。但丁於一三〇九年後著君主論 (De Monarchia)，主張人類必須結合爲一，由一個總的政治組織統治。這種和平理想多少是空洞的，偏面的。到了十六七世紀，國際和平的理想才始具體化。伊萊撒馬斯 (Erasmus) 於一五一七年著和平之呼籲 (Complaint of Peace)，倡導和平。亨利第四於一五九五年草大計劃 (Grand Design)，主組織聯盟會議，包括六個世襲君主國，五個非世襲君主國與四個共和國，其最高機關是代表議院 (Senate of Representatives)。這是各國的上訴法庭，有分配各國所應設立之海陸軍與決定其所須經費。

的權力。至一六一三年克魯賽 (Emeric Cruce) 出版其所著的新西尼亞 (The New Cynaeas) 主張組織泛世界的國際聯盟，連印度與中國都包括在內。到了十七世紀國際公法的鼻祖格老秀斯 (Hugo Grotius) 著戰時與平時法 (De Jure Belli ac Pacis) 他著書的動機就是想以法律來代替殘忍的戰爭，主張一切國際爭論都應該以會議仲裁等方法來解決。格氏之後有威廉潘恩 (William Penn) 於一六九三年著歐洲目前與未來和平 (The Present and Future Peace of Europe) 主張設立一個全歐國會，出席代表以各該國「疆土之價值」為比例。

到了十八世紀時，國際和平的理想更形發達。聖比耶主教 (Abbé de Saint Pierre) 因為阿脫蘭處 (Utrecht) 和平會議給他以極大的失望，於是就著永久和平計劃 (Projet de paix perpétuelle) 內容很多根據於亨利第四的大計劃，他主張由歐洲各君王組織一個永久性質的聯盟，另外復由二

十四國各選代表一人組織一個參議院。他的計劃中有二點頗值得注意：第一點是聯盟中之任何一盟員國，如有違反聯盟的規約者，聯盟得出兵征服之；第二點是聯盟的全權代表會議，有權制定足以增進聯盟事務的法律。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盧騷（J. Rousseau）對於國際組織也有許多重要的意見發展。一七六一年曾出版一冊永久和平論精義（*Extrait de la paix perpétuelle*），內容與聖比耶的意見大同小異，其要點是建設一個永久的國際會議，保障各會員國的領土，對背叛者取共同的行動。盧騷的永久會議的範圍是僅限於歐洲的國家。他以為此種國際組織是極易組成的，因為歐洲人民是一體的，有共同的羅馬法典，有共同的宗教信仰。邊沁（*Bentham*）對於國際和平也發表許多意見，他是一個功利主義者，所以他對於國際和平的意見，也是從功利主義的觀點出發的。他以為戰爭是破壞的，與其所主張的「最大的可能利益」（*The greatest possible benefit*）完全相反，因此極

力主張設立和平法庭，一切國際糾紛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十八世紀的另一個和平理想者是康德（Immanuel Kant），他在一七九五年出版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關於國際組織與世界和平的意見，大部都包括於此文中，不過在他的權利論中也含有不少根本的學說。他以為一個國家的安全，不全恃於他本國軍力的強健，而在於國際聯盟之聯合力量的強大。此外他還主張外交公開，常備軍的完全廢除，武力干涉主義之放棄等等，其中有些見解雖稍嫌瑣碎，但大部卻是極有價值的。

到了十九世紀，國際和平的理想雖不如勞工階級之國際主義的得勢，但和平運動已開始有實際的組織。紐約和平會首於一八一五年成立，英國和平會與美國和平會亦相繼於一八一六年與一八二八年成立。美國和平會發表許多關於國際公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組織的宣傳文字。一八四〇年蘭特（William Ladd）的文章則集其大成，他提出組織一個國際

立法機關，以善意與輿論爲依從，武力祇用作國際的警備力，另外並主張組織一個國際法庭，由每國各派推事二人組成之。繼蘭特之後而倡導國際組織的有羅利滿氏（James Lorimer）。一八九八年與一九〇七年二次海牙和平會的舉行，對於國際和平的組織也有極重要的影響。二十世紀開始後，國聯的理想是日從空洞的而轉到實際的了。到了歐戰爆發，組織國聯的要求更顯得迫切與需要，而和平運動也更踏進了具體的步驟。在大戰時期中，各國都有國聯促進會等一類團體的存在，如法之 French 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德之 Bund Neues Vaterland，Freudengesellschafts，英之 British League of Nations，美之 American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等都是。國際聯盟的理想因爲數千年來先知者的倡導與這次大戰的推動力，終於在歐戰後出現於國際政治舞台上了。